

西安事變舊夢痕

(中)

閔湘帆

事變突發客來求援

西安事變發生於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即十二月十二日天將破曉之前，故稱雙十二事變。初疑是楊虎城部隊兵變，繼悉是劫持蔣委員長。當場殉難者有國民政府委員邵元沖及委員長侍衛長蔣孝先等多人。事後運柩返京卡車二十餘輛。負傷者委員長侍衛室主任錢大鈞等多人，事變被扣留者有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中央政府委員陳調元、陳誠、蔣鼎文等，與總部原任參謀長晏道剛等多人。事變發生後終於經由蔣委員長夫人及宋子文先生兩人親來出面斡旋，在耶穌聖誕節前後十二月二十五日離陝，二十六日返京。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曾手著西安事變回憶錄詳述經過。

西安事變事起俄頃，真是事前懵然無知好似晴天霹靂，當日（十二月十一日）夜晚，自從送我內人上火車離開西安之後，我即返回寓所（西安報恩寺街）迨至天將黎明之時家內軍用電話鈴響，本處住宿處內同仁打來電話，略謂本處街對面，中國農民銀行大門被楊虎城部隊士兵打開搜劫，恐是兵變，倘來本處如何對付，本處駐有守衛士兵一排，倘若來犯是否抵抗，我答以暫先閉門堅拒，候我請示副司令後再行通話，我即轉而立刻電話請示副司令，我搖軍用電話，要與副司令

通話，因我向蒙副司令器重，故電話總機知道我要電話不論副司令現在何處，總是找到副司令，直接通話。我把上情報告後請示如有來犯是否抵抗，副司令答以我知道了，他們不會來的，我再有請示，副司令說，我現在很忙，你不要管他好了啊，電話掛斷，此是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天色已亮。我住所與本處辦公地相距不遠，我剛要出門前往，恰好處內同仁，來我住所，神色慌張，入門細語楊虎城部隊來農民銀行不是搶劫，只是派兵把守，對本處亦以友軍相待，並不來犯，不過對中央方面人員並不客氣，正在到處抓人，聽說委員長亦被他們請來新城綏署了，即是把委員長也劫持了，處內同仁勸我不要出門，免被他們認為中央的人，同被抓去。擾攘竟日我未敢出門，幸我處內同仁時來寓所，略知消息，本處同仁一部份是中央方面調來的，一部份是東北方面調來的，此兩方面人平時彼此均甚友善，對我亦很好，感情融洽，尤其東北軍人，口音相通，行路不生誤會。陸續聞知略如下述：

委員長駐在華清池（西安臨潼縣）叛軍進攻，侍衛長江雄風、蔣孝先、邵元沖。蔣孝先將軍，衛護委座，抵抗殉難，侍從主任錢大鈞將軍，衛護委座，中彈倒地，委員長聞變起床，披拖鞋而出，翻越後牆時，拖鞋掉在牆內，以致跌足行

走叢莽間，莽刺傷足不能遠走，止於民族復興石畔，（此民族復興石是事平後的題名，以誌紀念），為叛軍尋獲。中央黨政軍大員原係招待於西安城內西京招待所，是日凌晨，叛軍鳴鎗衝鋒而入，各人尚未起床，止於室內，時適國民政府委員邵元沖先生，臥室在樓上正在廁所，聞變趨至樓梯口，怒斥叛兵，你們要造反嗎？叛兵對準發鎗，應聲循樓梯滾下氣絕血流滿地，此為被叛兵在西京招待所射殺之一人，其餘陳調元、陳誠、蔣鼎文各位將軍等皆被就地拘禁。陝西省政府主席，住於省政府內，叛兵搜捕時，匿於辦公桌下，雙手捧字紙簍，罩在頭上，邵力子主席身材矮小，叛兵逼覓不得，瞥見辦公桌下字紙簍在抖動，趨前視之，曰邵主席在是矣。其餘散居各地之中央人員，則分別尋覓拘禁。

我在寓所是日下午突有總部調查科江雄風科長跑來我寓，我即延入，江科長面現驚惶，調查科屬特工性質，為當時所不容，如被搜得，性命難保，江科長逃來我寓，尋求庇護實在萬不得已。我以同僚關係，亦是義不容辭，如何藏匿，萬分躊躇，我已不能外出訪友託人，江科長更是露面不得，俗語說，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既如是，江亦深知我家不能留住，而江若出門，即是絕路，我為公誼私交，不忍坐視不救，當時我

心計劃一個辦法，即時搖電話（現在電話是撥的：撥電話號碼即可通話，當時電話是搖的，搖通了，電話鈴聲響了，總機接線生問話，然後叫接）請總機接本處找陳秘書接話，請陳秘書即來我家，本處只有一個秘書，他住在處內，我對江科長說，請移坐內室，以便騰出客廳，接待陳秘書，陳秘書來到我家報告市面狀況，正在到處抓人



蔣委員長由邵力子等陪同巡視西京時攝。

，勸我不可外任，究竟我住處是否平安，亦不可知，我領首稱是，我繼對陳秘書說，我家來了一位中央人員，留既不可，出有危險，如何是好，必須想一妥當辦法，陳秘書說萬萬不可留在處長家內，陳秘書認為我家早晚定會來人，萬一他們認為我家窩藏要犯，我亦更是罪上加罪，我與陳秘書商之再三，後來提出一個辦法，我家對面是本處徐科長租的住屋，徐科長請事假回寧波去了，原定日內要回來，但現在道路不通日內未必能來，徐家現僅有一原籍帶來中年女傭，經請陳秘書先往徐家察看，以安定女傭心理及情緒，並對女傭說，徐科長有一朋友來了，外邊市面不太平，徐科長的朋友，來住幾天，處長叫我來說，請即留住，並囑不要對人說，每天食住用費，由陳秘書負責，徐家女傭，亦知目前市況，一口應允。陳秘書回來，對我詳說之後，我即請江科長由我內室出來，與陳秘書見面，我即介紹說，此是我處內陳九如秘書，此是總部調查科江雄風科長，江科長不待我說話完畢，即屈膝，稱謝我們救命之恩，說在隔壁已聽清楚我們談話了，當經我們三人商定，等候天黑黃昏時候，看準路上無人，好在街面不寬，三脚兩步，即可進入徐宅大門，原來徐家有一小密室，在其臥室隔壁，臥室內，床前有兩個大衣櫥每個櫥有兩扇門，並排兩個櫥，有一連四扇門，其中一扇門，開門後衣櫥後面板壁，推開可進入密室，江科長即住此密室內，此是徐科長家中餘屋，室內僅一空床及柴草而已，如在窗外一看，即可透視無物，江科長不敢睡在床上，故在床下鋪被睡眠，而以柴草掩蔽，

我與九如兄，認為安置妥當，可以保險。心中非常安慰，此是十二月十二日黃昏時刻之事，即事變當日之事也，迨至事變之夜，即十二月十三日黎明時，有人來敲門，我家來了一排兵，帶隊者向我立正敬禮，曰報告處長，我們是奉參謀長命令來保護處長的，外面街上亂得很，請處長不要出去，我說，好，好，好，我家房子小，前進房屋及兩廂房均可住，大家就擠擠罷，我又問，我不出去，我處內人要來，他說是，是，就如此約定了，我心中一想，好險好險，幸虧江科長已離開我家了，否則不但害了他，又累了我，後來我看民國六十一年出版李金洲先生著西安事變親歷記，內有一段，記及此事略謂：

「西北總部調查科科長江雄風兄，在西安事變時，曾被左傾份子搜捕，江氏匿於第二處處長閔湘帆住宅地下室之柴堆中，得免於難，此舉並非對江氏有私人恩怨，因其所負責調查科職務關係也，閔湘帆氏同為委座所派，任西北總部軍需處長，且軍需一職，亦為最易開罪於人之職務，但閔氏平易近人。與總部同仁、部隊長，相處極為融洽，事變後調充軍政部會計長，東北軍朋友有事相託，無不盡力協助，感情始終如一，可證事在人為，而非東北軍同仁對中央有任何歧視也，作者等（作者李金洲先生）被禁於挹江別墅時，在西安殉難人員之靈柩，已運抵南京，由通濟門入城，共約卡車二十餘輛，邵元沖為首，蔣孝先次之，卡車行列，經過挹江別墅門前，江雄風兄與作者在樓上憑欄而望，江

（ 29 ）

氏不由泣下數行，對作者說：「紹珊兄，我在西安匿於柴堆下，被搜索三次，如被發現，亦將以身殉職，隨此行列返京矣，國內連年不斷之內爭，不知製造幾多孤兒寡婦啊，咱們都是好朋友，今與兄約，從此不再作政治性工作，家有薄田數畝尚堪溫飽，將老死於畝畝間矣。」

文內所稱閔宅地下室柴堆，想係江科長當時



西安事變前將委員長偕夫人與張學良等官員合影。

於危險急難中，以為尚未離開閔家，誤以徐寓密室床下為閔宅地下室也。

張學良突召見談話

我承東北軍，派兵來家保護，一連數天，足不出門，派來之兵，對我非常客氣，禮貌週到，處內來人，亦不顧問，自由談話，並不監聽，我亦知趣，足不出門，迨至十二月十五日，忽有來人稱奉副司令命請處長往見，來人表情嚴肅，軍禮週到，我心中喃喃，神色安詳，當轉入內室，整肅儀容，換穿軍禮服，佩刀、佩勳章，全副武裝，心想如果命已該絕，即以全副武裝赴死，我心無雜念，祇覺國運至此，命亦該絕，我上車後，由來人衛護，車進總部大門。發覺原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木製機關名牌，已經換掉，換成何牌不及細看，車已入內，進入張副司令原來辦公室門外，即有人報告閔處長到，招呼入見，我即入內，立正敬禮，副司令見我表情嚴肅，即蒙上前招呼：「老閔，這幾天，把你辛苦了」，我說：「沒有」，副司令又說：「你還是幫忙我，好好的幹」，我說：「我已交卸了」，副司令聞之，不以為然，我來不及等副司令說話，我說：「這樣也好，可以清理清理，我的交代容易辦，董參謀長已派總部糧秣處張政枋處長來，已經接事了，我平時辦事，均照規定依時辦理，本處第二處的交代，最重要的是金錢，都是天天結清楚，張處長來接事時，我把帳簿翻開，給張處長看帳簿上的結存數，其中銀行存款在中國農民銀行現款在本處鐵櫃內銀行存款與鐵櫃現款兩筆，加起來，

即是結存款。因此現金方面一看就清楚。至於每會計報告依照規定每月報表一定於次月十五日前報出。因此報表方面，十月份報表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報出，副司令諒必看過，十一月份報告，原定十二月十五日報出，因為十二月十二日有了事，十五日未能報告，現在容易就辦好，至於十二月份的十二天，接着就會辦好」，副司令聽我說清楚之後，接着說：「辦好交代後，仍舊要再幫忙」，我祇好說：「等辦好後再報告」，副司令領首，並招呼找參謀長來見。我即退出，我想也應該見見參謀長，隨後轉見參謀長，此時參謀長已不是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的晏道剛參謀長，現在的參謀長，已是第五十七軍軍長董英斌憲章將軍，董參謀長已自副司令辦公室回來看我仍蒙副司令青睞，態度極為客氣，併說辦過交代之後，副司令還有借重，要留我，我說俟辦過交代再報告。

我經此見過副司令與參謀長，彼此交談，原來戎裝赴死之觀念，大有轉變，因即趁此機會，對參謀長說，承蒙派兵一排來我家保護，本來很好，只是我家地方小，而且存糧無多，家中四十袋麵粉，已經快吃完，維持不了多久……董參謀長來不及等我說完畢，即說快把他們撤走，於是我到此刻，表面上又是自由之身了。但我心理上仍恐怕他們暗中監察，故仍處處小心，不敢大意。但經此召見慰勉，風聲所播，一般人已不以我為罪人看待，我悶在家中無事，出去看看朋友，朋友亦可以坦然招待，不受威脅恐懼。不過我對第二處交代辦畢，已無職務，處長汽車，已由新任接用。好在我與中國農民銀行經理，向來很

熟，他叫我用銀行裏的汽車，我就用了。因為越是有事的人，越是少不了汽車，越是事變期間，也越是少不了汽車，東北軍老同志向來對我不差，我有汽車，也就可以走動走動。此時此地，須要知道消息。出外走動，須要汽車如無汽車，則下人也會擋駕。

十二月廿五日下午，我在總部第一處徐方處長家中閒談，徐處長是有職務的人，我是無職務的人，但目前無論有職無職都是一樣的心情，忽然門外汽車一輛接一輛開過，開向飛機場的方向，徐處長靖塵兄消息比我靈，他說委員長走了，否則那有這許多車子開往飛機場，靖塵兄對我說，這幾天正在磋商委員長返京，大概今天成熟了，飛走了，不知副司令是否同行，到第二天，我才知道張副司令果真是在昨日陪送委員長返京了。此一西安事變自十二月十二日起至二十五日止，一共兩星期，暴風雨般來勢，鬧得天翻地覆，照



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張學良早年的照相。

理委座脫險，可以說是雨過天青。

故作鎮定籌謀脫走

我亦欣然色喜，以為可以束裝歸去，離開西安，所以第二天（十二月廿六日）我找董參謀長向他報告，我第二處交代已辦畢，副司令已陪委員長赴京，我在此無職務，謹此辭行，擬即歸去，董參謀長一聽，立刻不肯，但態度還是客氣，他說副司令就要回來，候回來後再說，此是，我第一次向董參謀長辭行，我看不答應，祇好退出，嗣後每隔一天或兩日，我必去要求一次，不料非但副司令沒有回西安，而且風聲一天比一天緊，似有備戰跡象，遙聞中央軍已入關（入潼關），東北軍與楊虎城所部要抵抗，因之我要求離陝，越來越峻拒，最後一次我去見董參謀長他心緒似極不寧，不豫之意現於辭色，對我想走，完全峻拒，我一看情形不妙，萬一鬧僵了，又把我保護

起來，更不得了，所以我改口說，參謀長，我不是為別的，只因我已交卸，沒有事做了，我的家又不在這裏，再拖下去，我就開饑荒了，那末求參謀長給我一口飯吃，派一點小事給我做做，好不好，董參謀長一聽我言，就說那好辦，我想辦法，我又退出。自此以後，我就不再要求離開西安，而且故作鎮定，但在暗中，積極策劃快離西安，以免發生不測，越遲越沒有辦法，幸好天緣奇遇，冥冥中早有一個巧妙的安排，假使當時無此

機緣，仍舊呆在西安，則第二次由孫銘久發動事變時，我必不免不了，原來潼關以內西北地區，本是東北軍與楊虎城所部駐地，迨西安事變發生，幸中央部隊先於叛軍四小時進駐潼關，堵住出路。

潼關與西安之間是一直路，中經華陰華縣渭南臨潼，有隴海鐵路與汽車公路，中央部隊入關，楊虎城所部拒於渭南臨潼一帶，我欲出關，此路不通，而且一路戒嚴，交通管制，即欲走出西安城門，如無通行證，亦不可能。另一條彎線，由潼關經大荔至西安，有公路可通，楊虎城部四十二軍馮欽哉軍部駐大荔，大荔即同州，以盛產同州灘羊皮著名，馮部派在西安之辦事處許海仙處長，伊子與我連襟王思誠弟是幼年同學，西安事變後，隴海鐵路第一次通車時，王思誠全道英夫婦即乘車離陝東下，在臨行之前，思誠弟曾與許處長父子說過，我欲東行，請與協助，當承首肯，隴海路只通車一次，因兩軍對壘又暫告斷，我往訪許處長，談及東行，許說他太太想去大荔，現在鐵路不通，擬找汽車前往，我說我有汽車，許很高興，約好送許太太到大荔後，我去潼關，我與許處長約好，一切護照與通行證等行車文件，由四十二軍許處長準備齊全，至於汽車汽油等交通工具，由我備齊，約定翌晨黎明前，由我備車到四十二軍辦事處許處長家備用，許處長並說因為我非陝人口音不同，叫我沿途不要開腔，由其所派副官隨車照料，沿途軍警盤查，即由副官出示護照，接洽處理，相機應付。（下期續完）